

新穿越
XIN CHUAN YUE

素素雪·著

SU SU XUE
WORKS

词翰淹通，意态娴雅，衣袂纷飞，
这便是那个旌国新起之秀？
战火纷飞，一路跌撞，
巾帼骁将怎样掀动四国风云？

YUNQING
TIANQUE

下

云倾天阙



SU SU XUE
WORKS

素素雪·著

YUNQING

TIANQUE

下

云倾天阙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云倾天阙

目录

YUNQING
TIANQUE

上册

- | | | |
|------|------|-----|
| 第一章 | 血海深仇 | 1 |
| 第二章 | 初识四郎 | 13 |
| 第三章 | 搅起风波 | 30 |
| 第四章 | 炸毁西市 | 47 |
| 第五章 | 携伴进宫 | 62 |
| 第六章 | 时光荏苒 | 78 |
| 第七章 | 殿中激斗 | 92 |
| 第八章 | 使馆风波 | 106 |
| 第九章 | 少不更事 | 122 |
| 第十章 | 喋血迷情 | 136 |
| 第十一章 | 青丝飞断 | 153 |

云倾天阙

目录

YUN QING TIAN 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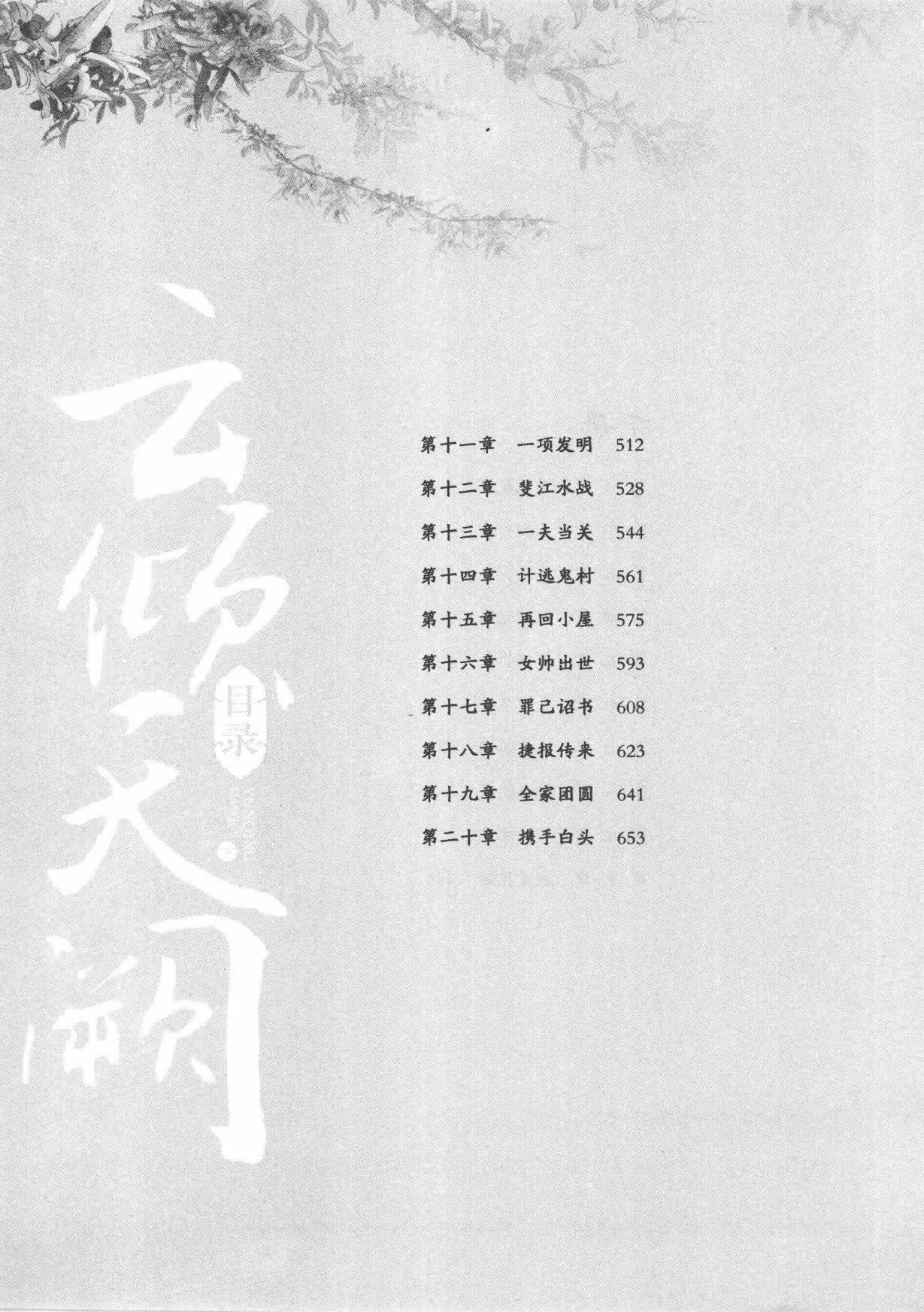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血染战袍 167
- 第十三章 平原血战 183
- 第十四章 英雄救美 198
- 第十五章 死皮赖脸 216
- 第十六章 夜沐之扰 230
- 第十七章 品评天下 244
- 第十八章 靖炎归来 259
- 第十九章 庙堂之高 277
- 第二十章 出使青国 292
- 第二十一章 雪夜重逢 307
- 第二十二章 心若焚烧 329

下册

- | | | |
|-----|------|-----|
| 第一章 | 再见凤瑛 | 347 |
| 第二章 | 舌战百官 | 361 |
| 第三章 | 风雨同济 | 379 |
| 第四章 | 凤瑛之心 | 394 |
| 第五章 | 誓师出征 | 408 |
| 第六章 | 久攻不破 | 423 |
| 第七章 | 阵前质问 | 440 |
| 第八章 | 罄冉扬威 | 457 |
| 第九章 | 军歌嘹亮 | 477 |
| 第十章 | 浪漫花嫁 | 495 |

云倾天阙

目录
YUNQING
TIANQUE



第十一章	一项发明	512
第十二章	斐江水战	528
第十三章	一夫当关	544
第十四章	计逃鬼村	561
第十五章	再回小屋	575
第十六章	女帅出世	593
第十七章	罪己诏书	608
第十八章	捷报传来	623
第十九章	全家团圆	641
第二十章	携手白头	653

再见凤瑛·第一章



凤瑛迈步进了院子，对纷纷跪地行礼的众人恍如未见，幽深的双眸直望向那个站在游廊下的清丽身影，眉宇不经意地一挑。那是一个月华般清丽脱俗的身影，盈盈而立，一袭风雪吹起她裙边银丝宫绦翩翩起舞，显得弱不胜衣，却偏又给人梅迎风雪的清傲之气。一眼望去，虽是不识面容，却仍让凤瑛有一瞬间的惊艳。

这女子身上散发出的气质倒不似那描述中的燕奚敏呢，凤瑛微感，面上笑容愈深，朗声又道：“公主平安，朕心甚慰，惊扰公主之处还请见谅。”他说罢望向罄冉身后白衣飘然的蒯琦墨，双眸带起一丝锐光，一闪而逝，抬手笑道，“不想四郎也在此，看来公主所说救命恩人当是四郎了。朕谢过四郎。”

凤瑛此人不简单，若是稍不留意，就会被他瞧出端倪。罄冉听他这么说，依着燕奚敏的反应，她上前一步，扬声道：“他救的是本公主，要谢也是本公主谢，关陛下什么事？”

“公主此言差矣，公主若在青国受到伤害，我青国岂非犯了大过？公主来者是客，若公主有失，朕于心何安？故而，四郎定要当受此谢。”凤瑛说着，上前颌首一礼。

蒯琦墨亦笑，眉目清朗如静川明波，跨前一步，淡声道：“青帝勿言谢，四郎视景轩为知己，又与易青刎颈之交，公主遇难，四郎岂有不顾之理？”

与易青刎颈之交？他的话令罄冉忍不住微牵唇角，目光轻轻掠过他俊朗的身姿。

早先便知蒯琦墨在这次的旌国队伍中，且和易青交情匪浅，此刻听蒯琦墨这般说，凤瑛倒也没表现出惊异，只笑道：“能让四郎引以刎颈之交，定非常人。只是，易大人不在此处吗？”

蒯琦墨笑容微敛，沉声道：“小然山大队遇伏，公主被劫，我等先大队一步，顺迹寻至棉江城救回了公主，易青追那伙贼人去了，尚未回来。自小然山离去前，易青曾吩咐大队前往官府求助，想来陛下是得知消息才查到这里吧？”

凤瑛点头，“正是。青国大队现已在驿站安置，朕听旌国礼乐府马大人说，劫走公主的贼人皆是我青国打扮，武器用的乃是青国官府专用的明镰刀，此事分明是有人栽赃青国。朕已派诛录寺卿崔大人专查此事，一定会给公主一个交代。公主一路受惊，风雪伤人，朕已命人在郡城府摆好酒宴，为公主压惊。王福忠，还不快请公主移驾？”凤瑛说着冲身后随侍太监示意，太监忙将撑于他头顶的黄盖锦绒龙云伞盖移开，向罄冉走来。

罄冉倒也不客气，再次冲白靖炎点头，“莫楼主留步，本公主告辞了。”

见白靖炎面露担忧，她淡笑着冲他点了下头，这才回身步下台阶，移步向院外走去。步至凤瑛身前，她脚步一停，冷声道：“我旌国大队在青国遇袭，伤亡惨重，既然陛下说会给青国一个交代，那本公主便等着陛下的交代。只是现在还望陛下派遣医官为我旌国士兵治伤。”

“公主放心，朕已经吩咐下去了。”凤瑛说罢，看向蒯琦墨，笑道，“还请四郎赏光同往，也好让朕略尽地主之谊。”

蒯琦墨尚未推辞，却是罄冉回头道：“蒯大哥，大队伤亡不明，易大人和苏将军又不在队中，我实在放心不下，能不能请蒯大哥到驿馆……”

蒯琦墨淡笑着打断罄冉，意有所指地道：“公主的意思我明白，我这就去。”他说罢看向目露幽光的凤瑛，抬手抱拳，“陛下盛情四郎领了，告辞。”

凤瑛见他白衣挥洒，大步而去，回头冲罄冉一笑，朗声道：“为救公主，四郎多处受伤，此刻仍不辞辛苦，看来四郎和公主倒是关系甚好，让朕羡慕啊！”

罄冉只觉他话中有话，莫非他发现了什么？她心中一紧，忙笑道：“陛下有所不知，我与蒯大哥向来不和，一路多有摩擦，正是今日他舍命相救才消去了嫌隙、多了几分亲和。”

“哦？公主请。”凤瑛不置可否，不再多言，抬手示意。

出了府，只见一辆精致的马车停在府前，罄冉尚未步下府阶，便有侍卫取出垫脚凳放于车旁。罄冉正欲提裙登车，面前却多了一双修长的手，顺着那纹龙广袖望去，是凤瑛含笑的温和黑眸。

罄冉挑眉一笑，道：“陛下许是不知，本公主可和那些个京城闺阁小姐不一样，本公主自幼学武，虽是不能上阵杀敌，却还不至于登个车也要人搀扶。陛下好意奚敏领了。”

凤瑛不以为意，淡笑着放下了手。罄冉忙快步登上，钻入车中，刚坐下舒了口气，车帘一撩，却见凤瑛弯腰而入。罄冉一惊，尚未来得及表示不满，凤瑛却笑着落座，“虽然歹人已退，但为防他们去而复返，还是让朕在此保护公主吧。”

罄冉黛眉微蹙，对上他的黑眸，只觉心慌。他的话没有一点营养，鬼才信，那么他登上马车，到底是何意？

“公主在这马车之上便不用戴这帷帽了吧？上面落了不少雪呢，当心着寒。”忽然，凤瑛微微倾身凑近罄冉，抬手便触上了她的帽檐。

“陛下且慢！”

她慌乱之下，忙抬手扣住了凤瑛捏在帽檐上的手。肌肤相触，凤瑛修长的手骤然一僵，罄冉分明感觉到自己指下的关节微微一动，隐有蓄积待发的劲力传出，却又沉隐不见。

对陌生人的触碰他竟敏感如此，罄冉目光掠过，恰看到他凤眸中一闪而过的幽深，接着他朗声一笑，柔和依旧，只挑眉道：“公主不愿，倒是朕唐突佳人了。”声音依旧不疾不徐，清风拂柳般无害，接着他松开了捏着帽檐的手，冲罄冉淡淡一笑。

罄冉忙颌首，松开了扣在他腕上的手。凤瑛广袖一晃，优雅落于膝头，白皙的长指轻轻叩击了两下膝盖，仿似并不将方才的一幕放在心上。

罄冉松了一口气，轻笑道：“非是奚敏不愿取下这帷帽，只是奚敏此来所为何事，陛下心中该很清楚。现在虽然陛下尚未决定是否选奚敏，但是既然陛下送了国书给我旌国，便该是有意与旌国联姻。奚敏无状，曾发誓只嫁这世上才气卓绝的伟男子，陛下开创新朝当得上一代英主。只是奚敏还想考量下陛下的才思，往后想起来，也好……也好多一些回忆。”罄冉微拧衣角，一副女儿态地望了眼凤瑛，低下了头，心中一阵恶寒。舒了一口气，她抬头又道，“还望陛下谅解奚敏女儿心态，若陛下能当即答对奚敏三道题目，奚敏当自取帷帽。”

凤瑛久闻旌国承敏公主不似京中闺秀，整日舞枪弄棒，大胆爽朗。现在眼前

女子坦然提出这般要求，倒还真不似那些娇羞扭捏的大家闺秀，与传言中倒是有几分相合，难道是自己多疑了？他心中微惑，眸中却兴味一起，扬眉一笑，抬手道：

“公主有此雅兴，朕自当奉陪，愿闻其详。”

罄冉见他应允，微松一口气，思索一下，笑道：“这第一题是个谜题，只要陛下在半刻时内答出谜底，便算过关。”

凤瑛挑眉，抬手示意，罄冉便启口道：“陛下听好了。这第一题上下两联各打一字，上联是‘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狸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下联是‘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却是妙文’。陛下请。”罄冉说罢，微微抬手，笑望凤瑛，满意地看到他若有所思，看来这道谜语在这个时空照样难解呢。

凤瑛沉吟片刻，微微蹙眉，低声重复着谜题。

车中一时静寂，罄冉听着外面车轮压过积雪发出的咯吱声，方才紧张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松了下来，紧绷的身体靠向车壁，望着凤瑛。

凤瑛喃喃重复着那上下联，眼见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却也不急，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转动着拇指上的翠玉扳指。忽然他的手指一顿、双眸一亮，挑眉看向了罄冉。罄冉却也不介意，笑道：“看来陛下是猜到这谜底了。”

“可是‘猜谜’这二字？”

罄冉点头，却也不慌张。他虽是答出了第一题，这后面的两道却未必能顺利答出。

罄冉淡笑一声，不无赞叹道：“陛下聪睿。这第二题陛下可听好了，如何能让新鲜的鸡蛋浮在水中不沉下去？”

凤瑛一愣，思虑片刻，微微蹙起了眉。罄冉见此，轻扬唇角，转开了目光。凤瑛出身高贵，自幼饱读诗书，猜谜对词对他来说可谓手到擒来，可这道题兴许对寻常老百姓不算难，但对他这个从不接触柴米油盐的人来说，怕是不好答了。果然车轮滚滚，时间一点点过去，凤瑛秀挺的双眉也越蹙越紧。

忽然他双眉微挑，唇际溢出一丝笑意，抬眸盯向罄冉，摇头道：“看来公主今日是有意不让朕见公主真容，朕……”

他的话尚未说完，罄冉只觉一股浓重的杀机逼来，她本能地便欲侧身，却心思一转，生生忍住了动作，隐在袖中的手却迅速一勾，扯下了腰际的玉佩捏在手中。

劲风袭来，隐约带着一阵鸣响，有一支利箭正冲她的背后冲来，罄冉隐在帽帏后的双眸骤然眯起，看上去毫无所觉，但仍倚靠在车壁上的背脊已是僵硬紧绷。

近了，近了，耳听那箭马上便要射穿马车，罄冉额头瞬间凝汗，便在此时腰际一紧，眼前猛然一晃，昏天暗地。

“啊！”

罄冉惊呼一声，伴随着这声惊呼，她背脊一沉，已是躺在了车中。身上沉沉，鼻息撞入一股清新淡雅的松香，隐约有极淡的墨香混于其中。与此同时，只听砰的一声，伴着轻震，一支利箭刺入马车，穿车而过，在两侧车壁只留两个小洞，力道之大世间罕见。

罄冉惊魂不定地喘息着，迎上压在身上凤瑛那近在咫尺的黑眸，只见其间疑惑隐退转为温和，她心中一惊，暗骂这厮果真阴险。自上了马车他便在处处试探于她，方才若不是她留了个心眼，想到凤瑛武功高过自己，没理由自己都发觉了杀机，他却毫无所知地谈笑无觉。若是方才贸然避开那箭，凭燕奚敏的武功修为，此时岂非已露了马脚。和凤瑛相处，果真是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罄冉尚未从腹诽中回过心神，腰上骤然再紧，接着她身体一轻，只听一声巨大的碎碎之音传来，冷风卷着飞雪袭上面颊。顷刻间，凤瑛已一掌击向车顶，将车顶拍得四裂，抱着她从车中飞纵而起。流箭的破空之音响在耳边，罄冉低头，脚下箭羽飞纵，火箭流光宛若天际飞逝的流星刺破飞雪暗夜，径直逼向马车。马车顶部已破，被数十支火箭射中，上好的潭州乌木顿时四分五裂，飞屑直冲而起。

凤瑛抬手将罄冉的头压向自己肩头，双臂一收，将她整个身体都包裹在怀中。飞屑自身旁掠过，罄冉能感到飞屑带起的阴风。听着凤瑛沉重稳健的心跳，此刻虽知道他心有所谋，可心中柔软一触，仍为他细心的举动略起感激。罄冉暗叹，世上女子皆为温柔男子所获，果真是有道理的。

凤瑛御气在空中连纵几下，待身下险机不复，这才从容地抱着罄冉旋转而下。罄冉自他肩头微微抬眸，凤瑛温和清隽的侧面在火光下飞雪中显得有些模糊，额际一缕墨发滑出金冠，与雪同舞，低眸间他的白衣和她的碧衣交织在一起，翩翩纠缠，似乎连身旁飞雪也无声飘落了几分浪漫。

此刻他将她揽在怀中，细心相护、唇际有笑，她则因为失力，不得不揽着他的腰，将身体贴着他。这般情景，看在别人眼中定是再完美不过的画面。

罄冉双唇微扬，露出一个浅淡的讥笑，心中却在思虑着。凤瑛这人做事目的性太强，却不知他此番的温柔相待只是随意，抑或是出自刻意？若是刻意而为，那是不是便能说明他有意在讨好燕奚敏，有意与旌国结盟？

脚下一实，两人安然落地，风轻轻扬起，将罄冉面上帽帏吹起一角，露出她柔

和的下颌，凤瑛目光微闪，松开了手。

此刻四周早已乱作一团，杀声四起，侍卫们正与数十个黑衣人战在一起。远处火光在狂雪中隐约可见，正向这边逼近，马蹄踏破冰雪自四面涌来。

罄冉挑眉看向凤瑛，只见他面含笑容，微微仰头望着漫天飘雪，神情如水，仿佛周围杀声都不存在，仿佛他此时只是置身在庭院中观赏雪景的雅人。

似是察觉到了她的目光，凤瑛低头一笑，“这是今冬第二场雪了。年关将至，瑞雪兆丰年，看来明年该是个好年景。”

罄冉只觉他目光熠熠，似是甚为愉悦，不免微疑。不及多想，凤瑛却抬手触上了她的肩头，将她身上衣衫拉拢，又道：“雪寒，公主受累了。”

罄冉忙抬手，自己拢紧衣领，看向那些嘶吼着要向这边冲的黑衣人。显然，那些人也看出了中了圈套，心知已经再难逃脱，一个个赤红了眼欲向这边扑来，口中不停大喝着。

“奸贼拿命！”

“凤瑛小儿休走！”

……

凤瑛身边带着的显然都是武功卓绝之人，而且早有防备、攻守有序，黑衣人一时冲不过来。

眼见街头火把一点点聚拢，只听一人长啸一声，大喝道：“兄弟们，你们都是我耀国忠骨，死后亦会是耀国忠魂，本王先行一步。”他话音一落，周遭一静，众人皆看了过去。

罄冉望去，但见那人一张国字脸，眉宇间贵气昭彰，正猩红着双眸盯向凤瑛，手中寒剑抬起，眼见便要抹向脖颈。她双眸微闪，说时迟那时快，眼前白影一闪，凤瑛银白广袖挥过，分明有一道冷光刺破雪色向那国字脸男人击去。咣当一声响，那人手中长剑脱落，侍卫瞬间拥上将其制住，反剪了双手将他按在了地上。那人面容被死死压入冰雪中，挣扎着发出呜呜之声。

厮杀声再次响起，激愤的黑人大喊着向那人冲去，然而此刻援兵已至，他们哪里还有机会，片刻便被制服，他们嘶喊着、咒骂着。

“凤瑛小儿，窃国弑君，会……”

然而那些话尚未喊出，便被士兵们用布巾堵了嘴，只能一个个用恶毒的眼神死死盯着凤瑛。如此强烈的愤慨和仇视，便是罄冉亦不由心头一颤。抬眸去看凤瑛，却见他负手迎雪而立，笑容依旧，微眯的双眸中却幽光浮沉，依稀能辨出几

分情绪。

士兵将那国字脸头领拉起，那人目光若电般盯了过来，大喊着：“凤瑛，皇室对你风家恩宠有加，你却弑君篡位、无忠无义，你这大奸臣，窃国小儿，定要遭天谴的！”

“朕奉诏登基，先帝传朕大统，百官拥立，何来窃国一说？先帝缠绵病榻多年，暴病而崩，这弑君一说从何而来？倒是你祠王被贬斥到永州，却于先帝重病其间擅离封地，秘调大军是为何意？”

这祠王馨冉倒是知道，他本是耀国皇室的旁支，其祖上有皇室血统，因是庶出，向来不受重视。耀末皇室人丁不旺皇帝才封其为祠王，得享封地。耀末帝驾崩，凤瑛登基，祠王欲领兵讨伐凤瑛，却不想兵未发，便被凤瑛先发制人。

现见他被凤瑛擒拿，看来此人是活不成了。想起上次和凤瑛一起前往耀国，路上也遇到了刺杀，凤瑛夺了江山却被这么多人惦记着，不知他作何感受，这江山果真就那般好吗？鲜血浇注啊，怕是只有坐在那个位置上，才知冷暖得失吧。想着这些，馨冉不由叹息一声。

凤瑛微微摆手，士兵即刻将那祠王架走。他侧目看向馨冉，挑眉道：“公主何以叹息？可是也觉朕是窃国小人？”

馨冉不想他竟听到了，微微一惊，忙笑着道：“陛下多虑了。所谓王侯将相本无种，素来这高位皆是能者居之。陛下宽厚仁德，统御青国励精图治，实乃苍生之福！”

“哦？”不想她会这般说，而且从她的话中完全听不出讽刺或是虚假之意，凤瑛心中微震，敛了眉，笑道，“公主何以说朕宽厚仁德？”

馨冉抬手按住被风吹得飘荡的帽帟，笑道：“陛下方才还在感叹这雪下得好，如此明年该会是个好年景。所谓以小见大，仅此一叹，可知陛下心中装着百姓呢。”

凤瑛朗声一笑，却未再多言，见凤戈将新的马车驶在路边望了过来，他抬手道：“公主请上车吧。”

馨冉上了马车，凤瑛却并未再跟上来，经此一事，一路无波。到了郡城府，凤瑛安排她入了府，便匆匆而去，想来是为祠王之事而去。

馨冉用了膳食，便在侍女的引领下进了早已准备好的闺房。婢女准备好沐浴热水，馨冉刚吩咐她们退下，便听窗外传来异响。她一惊，忙扯过刚刚脱下的帷帽罩

于头顶，房门吱呀一声响，两个身影闪了进来。

罄冉定睛一看，松了一口气，却是蒹琦墨与燕奚敏。她目光落在燕奚敏身上，见她面色惨白地盯着自己，眸中情绪翻涌，不禁苦笑着扯起了唇角。看来蒹琦墨已经将自己的女子身份告知她了，也是，这事闹到如此地步，岂能瞒得过她？

屋中只燃了一盏琉璃小灯，光影微晃，落在燕奚敏的面上，眼睑下泪痕交错。她面上神情数变，终归为歉疚和懊悔，望向罄冉的目光闪动几下，欲言又止地别开了头。

罄冉恍然明白了她心中所想，摇头一笑，迈步走向他们。蒹琦墨将罄冉拉向一旁，凑近她道：“是她自己回来的。我出去守着，你们快些，此处不安全。”

燕奚敏自己回来的？罄冉心中一揪，不再多言，对他点了点头，见他闪身而出，这才转身。燕奚敏已走至床边坐下，轻幔飘动，将她的身影映得几分孤单和无助。

同为女子，她现在的心情，她多少还是能了解几分。罄冉叹息一声迈步而入，望着她身上落了雪微湿着熨帖在身上的男衫，轻声道：“你将衣衫换了吧，莫要着凉。”

燕奚敏双手微握，半晌才抬头，目光复杂，低声道：“你不怨我？”

罄冉一愣，摇头一笑，却意外地见燕奚敏双眸一红，随即她又道：“我不知道你是女子，我只是……不愿就这么对命运妥协。我是公主，必须承担起公主对国家的责任，我认了。我只是想为以后留一个哪怕虚无的梦境，在高高的宫墙中给自己留些可以追忆的东西，却原来竟也是老天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她闭目片刻，再抬头时已将所有情绪都掩藏在了深深的眼底。凝视罄冉片刻，她忽然一笑，几分轻嘲又道，“你这般美丽的女子，我竟傻傻的没能看出来，错付了芳心。”燕奚敏苍白的面颊上浮起一层绯红，咬牙片刻，终是说道，“今日之事是我的错，你不怨我，我心中也歉疚得很。”

罄冉盯着她，目光渐渐柔和而充满怜惜。燕奚敏精致的面容隐在微暗的光影下，单薄却坚毅，眉宇间虽凝着愁苦，却多了丝沉淀。以往的燕奚敏豪爽、单纯、天真，或许还有几分骄纵，可是经此一夜，她似是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今夜燕奚敏所经受的怕是比她更多，她起码还有靖炎哥哥和四郎守护在身边，可这个天之骄女，却独自经受了一场残酷的爱情洗礼。她不怨怪她女扮男装欺瞒了她，却还为自己的一时失察向她道歉，勇敢地面对现况，倒是让罄冉生出几分怜悯和内疚来。

人果真是在逆境中才能学会成长的。罄冉心有所触，在床边落座，拉起燕奚敏的手。燕奚敏身体一僵，接着回握了罄冉，两人传递着彼此的温暖，心中有同样的叹息声悠悠荡开。

罄冉想，这是时代赋予她们的磨难。置身在这样的洪流中，她们只能勇敢地昂起头去接受风雨的洗礼。纵使力量渺小，也总要寻找到要走的方向，并且坚定地走下去。

想到外面守着的那总是笑着、满面不恭的男子，罄冉心中一暖。在这个乱世中，能得他倾心相陪、事事为她所虑，得他风雨同路，愿执她的手给她慰藉、与她携手共进，已是何其幸运了。

“我不知道你为何要男装从军、出仕，想来也必有不得已之处。说实话，我真羡慕你。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同皇兄说的。你既不愿我，那定是心里喜欢那蔺琦墨的，我祝福你们。”

燕奚敏低声说着，罄冉一愣，心知她误会了，张口欲解释她和蔺琦墨其实并没发生什么，可身上隐隐还残留着他的气息，罄冉双颊一红。再想到燕奚敏身上也中了那慢儿娇，也不知道她和苏亮……罄冉犹豫一下，终是什么也没说。

燕奚敏却忽然抽出了被她握着的手，摆手道：“你出去吧，我想休息了。”

罄冉见她眉宇间已恢复了清贵，也不多言，起身抱拳一礼，道：“公主早些安寝，易青告退。”言罢，缓步走向房门，终是脚步一顿，回身道，“公主注意身体，既然回来了，便别想那么多了。公主心境，臣多少能体会一二……公主若有所求，臣愿鼎力相助。”

燕奚敏一惊，身体骤然立起，不可置信地盯着罄冉，半晌却苦笑着摇摇头，“既然回来了，我便没想着再逃。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

“云罄冉，我的名字。”

燕奚敏迎上罄冉笑意盈然的眼眸，心中一暖，展颜笑了。

罄冉见她笑得不再苦涩，舒了口气，又道：“公主歇着吧。”

推门而出，院中雪已落停，银晃晃一片纯净。蔺琦墨倚着回廊一根颜色老旧的梁柱，手肘搁在栏杆上斜撑着，一手随意地拉着衣衫，两腿交错着，仰头望着灰茫茫的天际，银光打在他肩头，从皮肤上直滑下去，为幽幽松散的墨发添上了清辉明光。听到声响，他回过头来，笑了起来，俊颜霎时灿烂炫目，几分温柔、几分惑人、几分邪魅。

罄冉目光落在他半旧的白衣上，其上多处破损，血色暗红。这一夜他竟还没时

间歇上一会儿，换下身上破衫。罄冉情不自禁地迈出两步，对他嫣然一笑，将头轻轻靠在了他的胸前，听着他剧烈的心跳，抬手挽住了他精瘦的腰。

蒯琦墨呼吸一窒，抬手抚摸着罄冉柔软的发丝，抑制住心中悸动，深深呼吸着罄冉发间清香，半晌才叹息道：“你这般偶尔似个女人脆弱一下，可真让我受不了。”

罄冉一愣，莞尔一笑，轻捶他的腰腹，敛了笑，扬眉道：“难道我平日里不似女人？”

蒯琦墨挑眉，不无调侃地喃声道：“这等问题你也好意思问。”

罄冉佯怒伸手便欲打他，扬起的手却被他抓住，迎上他晶亮如黑玉宝石的眼眸，罄冉的心失跳半拍。

“先离开这里。”

罄冉一惊，这才意识到此刻这郡城府总归是凤瑛的地方，她又这副打扮，可谓危机处处。忙收了玩闹之心，敛眉点头。

两人一路警惕着，潜回驿馆已是天光大亮。好在士兵们一夜折腾，得知公主已安全送往郡城府便尽数歇下，再加上两人皆轻功卓绝，倒也未被他人发现。

棉江城不远的小镇姜镇，由于下雪，镇中寂静得只闻几声犬吠交错响起。

一家土坯的民居中，传出几声轻咳，消散在寂静的雪夜中。屋中一灯如豆，窗上隐约映出数个人影。

“王爷，还是让属下去拿点伤寒药吧。”

狄飒躺在铺着草垫的土床上，掩着嘴轻咳着。听到下属高永的话，他抬眸一瞥，沉声道：“不必了，虽是离了棉江城，但也不宜声张。凤瑛如今对我战态度不明，还是小心为妙。”他说罢，又咳了起来。

高永蹙眉恼怒道：“都是那个假扮燕奚敏的丑娘们，坏我战态度不说，还害主子冒雪出城得了伤寒！改日若是落到老子手中，老子定给她好看！”

穆江见狄飒蹙眉，面色阴沉，忙瞪向高永，冷声道：“在王爷面前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高永一惊，忐忑地低了头。

白奕见他这般，忙道：“他也是关心王爷。穆先生，您懂医术，王爷无碍吧？那银针上不会还有什么厉害的毒药吧？”

穆江捋了下胡须，道：“放心吧，那银针上的药只会让王爷在半个时辰内脱

力，再有便是能让人中药时虚弱，王爷常年练武，明儿这伤寒自会好的。”他看了眼狄飒，又道，“王爷也累了，你们都别杵在这里碍眼了，都歇着去吧。”

众人见他这般说，又观床上闭目的狄飒，忙起身纷纷退出了屋子。

屋中安静后，狄飒才睁开眼眸，看向穆江，道：“想必先生是有话要问本王吧？”

穆江点头一笑，“请王爷告知，今日那女子……”

狄飒眸光微闪，沉声道：“那女子名唤云罄冉，是云艺的小女……更是旌国的九阳府少卿易青。”

穆江闻言，双唇微张，面上有着难以置信的诧异。

狄飒却是一笑，道：“这世上竟有事情令先生惊讶至此，倒也难得。”

穆江回过神，朗声一笑，捋须道：“世间竟有如此奇女子，怎能不令老夫惊讶，这女子可是令王爷您多次受挫啊！”

狄飒扭头，想着与那女子的数次交锋，眼前闪过她冰冷如雪的面容，他淡漠的面上闪过恍惚。

穆江摇头一笑，沉吟片刻，抬头道：“看来此女对陛下、对王爷的恨很深啊！王爷于王府置案供奉云艺的龙胆枪，常常以枪自警，又数次上奏举荐云艺旧部担任重职，在此女看来怕也是虚情假意、另有所谋之举。”

狄飒身体一僵，目光闪烁几下，唇际笑意隐去，看向穆江，“先生此言何意？”

穆江一笑，定睛看着狄飒，却转开了话题，“王爷不觉今日发现大有可用之处？”

狄飒思虑一下，便明白了穆江之言，“先生是想将她的女子身份揭露出来？”

穆江点头一笑，起身道：“此女不简单，她投身旌国以来已屡屡让我战国有失，若继续为旌帝所用，必是我战国之患！此番前来青国，本就胜算不大，凤瑛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刺杀公主之事又失败，若想阻止旌青两国结盟，只能利用大臣之力。若是青国满朝皆反对旌青结盟，凤瑛也不能一意孤行。”

狄飒面露沉思，点头道：“先生所言极是，若是揭露了云罄冉的身世，一方面旌帝不会再重用她，另一方面青国朝堂也会哗然，于我们倒是极有益处。只是若不当着众人之面揭露她的女子身份，恐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可若是当着众人之面……那云罄冉武功不弱，怕是也没有机会。”

穆江抿唇而笑，“这个臣已想好，我们便在青国宴请三国的国宴上，让那易青